

秋之韵

□ 雷国裕

“雨过闲田地，重重落叶红。”“中庭初扫地，绕树三两叶。”我以为，秋之韵就在于这翩翩落叶遍地金黄。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所谓“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叶子是树的头发。随着太阳南移，气候寒冷。叶子从春天的青翠欲滴、夏天的葱郁蓬勃，逐渐变得焦脆、打蔫、枯黄直至凋零，宣示着一个时代的不期而至！你以为凋零就是消亡么？你以为光秃秃的枝丫就是衰老么？你以为寒风乍起就是萧瑟扼杀么？不！秋比春更成熟自信，比夏更亲切宜人，比冬更冷静稳健，秋是恢宏气派博大包容的。因了千姿百态随性率真的叶子，秋有了向往：“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有了智慧：“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有了幽思：“枫岸纷纷落多，洞庭秋水晚来波。”有了奇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天。”有了壮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落叶之后，树依然是伟岸魁梧的壮男子，林依然是披坚执锐的大兵团。

今年人秋较早，加之持续不断的绵绵秋

雨，湿气加重，似乎秋天也恋恋不舍离去。耐不住一股寒流一波寒风，天地间便纷纷扬扬下起“落叶雪”。除了松树、柏树按兵不动外，房顶地面、圈舍车棚、公园楼宇、公路水面、厂矿田野，像铺了一层地毯，褐灰黄红，五彩斑斓，有卵形的杨树叶、有眉毛般的柳树叶、有羽状的槐树叶、有宝石色的榆树叶、有小巴掌的梧桐叶、有扇子形的银杏叶……厚厚的一层，柔柔软软，踩上去还发出“咯吱咯吱”的轻响。有年轻人干脆席地而坐，捧起一把互相嬉戏打闹。如果你坐在树下，还可以看到一枚树叶在空中打着旋儿，似有万般不舍与树枝悄然惜别，最后悠悠地、静默地匍匐在大地的胸膛。“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浪。”老叶总要被新叶顶下来，而老叶也在这季节更替中实现生命的轮回，姿态是如此的静美、恬然、优雅、无悔！有的景区不予清扫落叶，专门留出“银杏路”“红叶道”供人欣赏游玩，提高美誉度。有诗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这秋日的美丽，若缺少了这漫天叶片的点

缀与灵动，岂不是悲哉哀哉？！

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一条千余米长的法桐步道，粗壮的法桐端庄凝重，枝条上的叶子半黄半青，青砖砌就的地面上硕大的叶片铺了一层。一个晴朗的午后与女儿出去散步，四周寂静无声，秋收后的田野空空旷旷闪着太阳的白光，偶有麻雀飞起飞落似在啄食散落的玉米黄豆之类的食物。暖阳也透过树隙扑满身子，丝毫不觉初冬的寒意。女儿敞开车窗，不停用手机近景远景拍个不停。途中猛然发现一枚法桐叶子挂在绿篱上，颜色青黄，叶面舒展，纹路清晰，模样跟惹人喜欢的蝴蝶相仿，一点不似其它叶子那样枯黄卷曲衰败。她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两眼放光：“好好看的叶子！回去可制成书签！”一路上她爱不释手，把玩不止。行至途中，一声小车的喇叭声惊起树上的一群喜鹊，随着“扑楞楞”翅膀飞起，一片片法桐叶子像天女散花倏然而下，我旋即蹲下身子，让女儿回转身子，按动相机快门，定格了一幅人在落叶中游的唯美瞬间。女儿也来了兴致，干脆

不顾矜持，在厚厚的叶子上满地打滚，尽显童真童趣。而那一地金黄也成为布景成为温床，凝固秋之韵的永恒。女儿今年刚硕士毕业，十几年来一直在求学的道路上跋涉不已。此时此刻，秋叶作证秋色妩媚，算是父女二人最长情的陪伴了。

小时候家在农村，每到这个时节，便满世界搜罗树叶，装框装袋贮存起来，为牛羊兔等备好越冬草料，到年前贩卖换回上学的费用。而放学途中，碰见大拖拉机耕地，便会停下来观看。随着锋利的犁铧翻卷腾挪，厚厚的叶子、粉碎的秸秆，连同农家肥被混合着卷入泥土，深埋土层，板结的土地瞬间换了模样，有了生机有了希望。期待一场冬雪一场春雨的砥砺，而后重新长出翠绿的叶子，开出鲜艳的花朵，结出饱满的果实。那时候还不明白“秸秆还田”的道理，只知道落叶不见了，土地松软了，等到大水漫灌后，结了厚厚的冰层可以开心玩滑梯。而次年长出的小麦大家都觉得格外香。老院里栽了几株柿子树，霜降之后，树叶掉光，只剩下灯笼似的柿子挂满枝头，红彤彤黄灿灿格外耀眼，引得众人一片赞许。奶奶却不以为然：“前有车后有辙。红花还得绿叶扶。”鲜叶与柿子的输送养分，哪有柿子的红红火火呢？”龚自珍诗曰：“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落红”说的是花，又何尝不是落叶的真实写照呢？！

和面

□ 雒晓利

对于北方人而言，和面是家常便饭前的习以为常，说到吃饭几乎就是吃面，吃面前自然需要和面。和面就是和面，本身没什么大不了，平平常常，简简单单。偏偏我是一个喜欢琢磨的人，和面和得久了，似乎若有所悟，便试着探讨一番。

记忆中的第一次和面是在小学四年级之时，我和长我两岁的哥哥独立做饭，我承担了和面任务。学着大人们的样子，把水倒进盆里，手指来回搅动，觉得面稀时加水，加水后面硬了，再加加水，手上沾的一塌糊涂，盆里的面稀得一塌糊涂，我们无可奈何地把面挑在案板上，用了大量的干粉，搓揉成条状的东西扒拉在锅里，吃了人生中第一顿自力更生的半生不熟的面，那只能勉强称作曲作的饭。

此后，我对帮厨一类事务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毫无兴趣，主动选择的是劈柴、搂柴、煽火、拉风箱，对于和面不愿沾边，以至于到自立家室时，和面水平处于零点起步状态。

凡事都是逼出来的，两口子都上班，孩子们上学要按时吃饭，吃现成饭断然不行，逼着我在锅台上转，和面是最基本的事情，焉能避开不做。和过稀面、软面、脱水面、和过硬骨头面，和过超量一倍的面，受过批评奚落和挖苦讽刺，也有耐心的教育和温情的鼓励，时间和实践都是最好的老师，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实践的增多，我的和面水平逐步步入游刃有余的境地。最自信的表现是，在井冈山红色教育的生活实践课上，我自告奋勇和面，并且实实在在地和起了总量较大、质量较好的一盆面，因为，三块面中就有一块明显是脱水面，用手刨时手上粘的到处都是，面盆上粘了厚厚一层。

前面说的是和面的事，试着解一解和面的理。在我看来，和面是在处理关系：面与水的关系、面与手的关系、面与盆的关系、面与心情的关系。

面与水的关系，是和面所建立的基本关系。面的多少与水的多少是相对应的，孤立任何一方，难免关系失衡，不是软，就是硬，准确地说，不是所需要的面的成色。和面的恰到好处，就是面的恰到好处，水的恰到好处，两个恰到好处的组合。和起的面，什么样的状态称作恰到好处呢？那就是符合预定所做面食的需要，需要硬劲就有硬劲，需要韧性就有韧性，需要柔和能够柔和。

面与手的关系，是和面所建立的动力关系。和面过程中，手是基本生产劳动工具，和面离不开手，更离不开手的感受。和面时，如果手是虚用力，和起的面自然也就虚，相对就软，吃手擀面容易疙疙瘩瘩，吃扯面则是一折就断，包饺子捏口也不顺利，最简单的揪面片也难以利落落。和面要舍得出力，多一份力多一分劲道，面不亏人，就看出没出力。检验和面过不过关，手是关键，直接的表现是，面手利不利落，和起面时，手能干干净净，说明基本过关，如果手上到处粘了稀面，则是不过关、坏了手。

面与盆的关系，是和面所建立的载体关系。面在盆中，由一团面粉成为下锅的面，转变过程依托面盆完成，离开面盆和面是不合基本规律的，也是勉为其难的。和面盆在以前多是陶瓷盆，近些年不锈钢盆、塑料盆居多。和面用力用的是巧劲，而不是用死劲蛮劲，有的人把面盆都压烂了，但面仍未和起。和面和好时，面团亭亭玉立，面盆干干净净，一点也不沾不粘，面和盆保持了和谐友好的相处状态，让人看着不生反感，不自我欣赏。

面与心情的关系，是和面所建立的情态关系。和面与心情关系极大，平和心态和面，那是和面的最好状态，和起的面成色也好；心急火燎地赶时间和面，水多少会掌握不准，用手和面也是潦草马虎，只说时间快，和面简化了程序，一般和的面难以理想。和面在性情也有讲究，耐不住性子暴躁气不行，面不吃你的脾气亏，服住性子，用心去做，家常而已，其实也就小事一桩。还有一点，带着情绪和面，容易在食用时也就情绪一担，沮丧的情绪、压抑的情绪传给家人，吃了产生负能量，划不来呀！

人生路长，和面经常，想一想和面的理，道一番和面的情，乐在其中！

经历过种种境遇如同云烟飘过，都是虚幻不实的，而精心创作的文章就像织成的文锦一样，一旦形成就不会磨灭。但这诗句对吴宓来说，是对自己文学创作的自信与坚守，而我却空留对人生虚幻的感慨。个把月后，再去先生陶然居。闲聊片刻，先生欲起身上楼，说：晓东，我有一幅字赠你，是吴宓的一首诗。先生片言，道出了原委，先生亲书的吴宓诗，是专为我把脉而题写的。先生真情所至，丹心独运，我感激涕零，说：上次来，武老已赠予我。忘了，忘了，我这脑子，先生一番自嘲，真情在笑语中荡漾。是先生健忘吗，不是先生一直把我与这幅字放在心底，这幅字中蕴含着先生几多欲说未说而又掏心窝子的话。

之后，也有过几次造访，但都来去匆匆。此间，先生一句：写剧团以剧团老艺人为主，以晋剧艺术为主，婉拒了我的邀约与专访。我正想着长篇历史文化散文《古风遗韵》完稿之后，再向先生求教，因先生曾在鼓锣剧团工作过，也曾是主管鼓锣剧团的文化局局长。但我却没有等来这一天，先生于2024年的11月17日8时50分因病辞世了。先生去也，众文友、书友，以笔墨寄托哀思，依先生家人嘱托，我含泪撰写挽联和生平。关于生平，先生生前亲书一纸，惜墨如金，谨记履历，对工作业绩艺术成就未叙片言。我于心不忍，走访生前同事，翻阅旧存文稿，追忆相关片段，草成悼词。坐在先生客厅，与韩守林、郭晓峰字斟句酌增删修正，草成如下挽联：

文溯波墨 百幅挽悼祭翰苑宗师 万策骄子学界楷模 辞章大家 修方志夸饰有节名扬三晋 遣词作文 殊堪独唱 华章荣获 兴文化 毓新秀 举贤才 功垂千秋 群艺辉映 耿联至美 德感清风 家因贤垂青史 五云声震寰宇

卜山领袖 千枝松柏吊伟坛领袖 山右翘楚 章草典范 先生风骨 守正道身影无邪德行天下 敦品行 善合家共鸣 清贫遇贤妻 护冷暖 润身心 养性情 恩泽百代 砚田悟道 书斋嗜梦 金句箴言 文墨流馨 润汾州 九皋泪凝霖霜

我与先生以文相识，也以文作别。时光转瞬即逝，但先生谦谦君子的形影神态却时常萦绕于心。在我心中，先生臻于超凡绝尘，他无浮浅的得意，无琐碎的期盼，无无聊的愤慨，无无力的失落，我没有一次见过先生以疾言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先生用强力的字眼说话，他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先生去也，问身边谁是兼济文坛翰苑的先生？先生缺位谁能补？

冬 (外二首)

□ 冯利花

落叶，一波又一波
飘到你头上
踩在我脚底
风与寒联手，开始宣示
冬的主权

一树树
永不“同流合污”的松柏
被片片金色点缀
绽放成另一种美

喜不喜欢冬天
这个问题渐觉幼稚
我只管揣着夏天的一团火
燃烧在冬夜里

吃语

心中所思
难以表达的那一点点
请借我个出口
心中所烦
难以释怀的那一点点
请借我个出口
心中所愿
难以实现的那一点点
请借我个出口
梦幻的你，伴着
真实的我

探老宅

老宅立身处，与世无争
只伴杂草丛生
屋破墙倾
步履难合，心难平
只为故乡情
言语轻轻
门洞无声
试问，何岁再成行？



□ 李三处

半青半黄的雨天
流淌着一丝凉凉气
田垄没头没脑的兴致
撩拨着长发披肩的飞蜂

裂开的憨憨的夏日
叮咚咚响着一片
姪期踉蹌的絮语
肌肤上毛痒痒的
汗痒痒的

濡湿如软绸之梦
濯洗圣洁的身影
切实关不住
即野关不住
盛开在六月的风中

麻花麻花的紫
雾遮雾罩的绿
半瓢半碗的香
半熟半生的甜

垂吊着母性之爱
丰满的胸脯袒露着
任你推推搡搡
半推半就随你远足

唇齿间的山河岁月

——评张建伟《旧食光 老情怀》的文化乡愁

□ 闫卫星

在《舌尖上的中国》电视栏目日渐火爆的同时，一本以优美文笔阐述美食畅销书悄然出现，张建伟先生将文字化作原料，以散文为碗钵，佐以故事人情之盐，为我们烹制出一席名为《旧食光 老情怀》正是江城遍地炊烟时的味觉盛宴。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食物的书，更是一次以情感为火候、以记忆为调味的精神烹饪。书中，无论是饕餮大餐还是街头小吃，在作者笔尖的浸润下，皆升腾起温暖的人间烟火气。他通过描绘一道道武汉菜的特色香味，借由品尝的个体经历，展现出这座城市深厚的文化情怀、历史积淀与生活厚度，引领读者步入一场由味觉牵引的、深沉而温暖的文化寻根之旅。

张建伟笔下的每一道菜，都是这座城市文化DNA的一个片段。例如，“河阳三蒸”被形容为“与尘世烟火谈场恋爱”，这不仅是对烹饪技法的描述，更揭示了鄂菜乃至楚文化中一种重要的哲学：对“水火相济”的深刻理解。蒸，以水为媒，以火为基，温和而包容，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食材的本味。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性格的隐喻——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各种文化在此交汇融合，如同蒸笼里的各种食材，既保持各自的特性，又在共同的“蒸汽”中达成和谐的至味。而“排骨藕汤”所承载的“乡愁”，更是将个人的情感记忆与地域物产（洪湖的藕）绑定，使得乡愁不再是抽象的思绪，而是化为一碗可以品尝的、温热醇厚的实体。“老情怀”与“旧食光”这两个关键词，点明了本书的另一重核心维度——时间性。食物在这里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时光的窖藏。书中对“洪山菜薹”的书写，称之为“金殿玉菜”的“三生三世”，这便是一种典型的历史叙事。一道蔬菜，从民间的田埂到帝王的殿堂，其背后是地方风物与王朝历史、民间传说交织的传奇，食物因而负载了超越其本身的社会史与文化史意义。

同样，“传承千年，让人念念不忘的东坡肉”，连接的不仅是宋代文豪苏轼的个人轶事，更是千百年来中国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化理念在饮食上的投射。东坡肉所蕴含的，是一种在困境中依然保持乐观、将生活艺术化的精神姿态。而“老谦记牛肉豆豉”，流传百年的武汉味，则将目光投向了近代的市井江湖。一道小吃，历经百年沧桑，成为一个城市商业史、移民史和市民生活史的活化石。通过这些食物，张建伟为我们搭建了一条通往不同历史时期的隧道，让我们得以品尝时间的厚度。

本书最动人的篇章，往往在于对食物所维系的人情味的细腻描摹。“围炉夜话，牛蛙火锅边的热闹和喧哗”，标题本身就构成了一幅充满生命力的市井图景。火锅，这种强调共食、分享的餐饮形式，本身就是中国“和合”文化的体现。围坐一炉，不分彼此，在沸腾的汤底中涮煮食物，氛围也随着温度一同升温。这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社交仪式，也是中国人构建熟人社会、巩固情感联结的方式。

“每粒珍珠丸子的灵魂都有颜色”，“貌不惊人，内心丰富至极的皮条鳝鱼”这样的表述，则体现了作者对平凡食物的深情凝视。他将食物拟人化，赋予其灵魂与内心，这是一种深切的共情。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这种对一道家常菜投入的

专注与情感，本身就是对机械化、去情感化饮食方式的一种温柔抵抗。他对“金牛干张”的“薄”的极致追求，对“荆州鱼糕”“食鱼不见鱼”的绝妙工艺的记载，不仅是对技艺本身的赞美，更是对一种精益求精、匠心独运的手工精神的挽留。当工业流水线生产的食材日益充斥市场，这种对传统手工艺的记录与颂扬，无疑是对抗文化遗忘的有力之举。这本书，因此成为了一座微型的、关于江城饮食文化的“纸上博物馆”，为后人理解这个时代的味觉风貌留存了宝贵的样本。

在城市化高速推进的当下，许多地方性的饮食传统正面临着被标准化、同质化浪潮侵蚀的危

机。《旧食光 老情怀》的写作，因此有了一种文化“守夜人”的意味。张建伟像一位耐心的考古学家，在时代的洪流中，小心翼翼地将那些濒临消逝的味觉记忆打捞上来，擦拭干净，为其建立一份详尽的文字档案。

《旧食光 老情怀》是一部充满文化自觉与人文温度的作品。张建伟通过一道道具体的菜肴，为我们编织了一张由地理、历史、人情和技艺构成的复杂而精妙的文化意义之网。他让我们看到，饮食之事，小可满足口腹，大则可窥见一方水土的魂魄，可触摸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与情感结构。在行色匆匆的现代生活，这本书如同一剂温热的汤羹，抚慰着无数漂泊心灵的乡愁。它告诉我们，无论脚步走多远，只有故乡的味道熟悉而顽固。它就像一个味觉定位系统，一头锁定了千里之外的异地，另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处的吾土吾乡。翻阅此书，我们品尝的不仅是江城的百味，更是在重新确认我们与传统文化、与脚下土地的血脉联系。

长者武毓璋先生

□ 侯晓东

武毓璋先生仙逝，我灵前跪拜。这是我有生以来，父母之外，超越亲情而发乎于情的一次精神祭拜。与先生之交，缘起于文字，也终于文字，一路文字贯穿，跨越两个轮回的代沟。我与先生35年的交往，简简单单，清清白白，从无功利的纠缠与计较。先生去也，我每每追忆积淀于岁月深处的这份情谊，甚感弥足珍贵。

我与武毓璋先生相识是文友、同学韩守林牵线与举荐的。1989年8月，守林在先生麾下从事文秘工作，在吕梁文学青年中小说创作势头正劲，刚刚接到《吕梁文学》编辑部参加改稿会的邀请，恰遇文化局出席全省现场会典型材料的起草，这两件要事狭路相逢，面临二难选择时，守林推荐了我。由此，有了我与先生的第一次交往。从先生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初次见面时心底掠过的疑虑，和成稿后心中绽放的喜悦。约《中国文化报》组稿，以一个专版，多角度报道先生主政的汾阳文化。其中有一篇全景式呈现的专稿，先生略加思索，说：“还是让晓东写吧”。先生一句话，把重重的嘱托放在我的肩上。因先生的赏识，自此我成了汾阳文化系统的编外文秘，这份文墨情缘延展到了文化局所属各单位，延续到先生之后的数十年。缘于此，我读过由我起草后经先生修订的每一篇文章，从字里行间读懂了先生厚重而扎实的文化功力，谦逊与包容的长者风范。先生讲究文章的遣词与造句，一篇文章经先生寥寥数字的增删涂改便文采飞扬了。但先生从不炫耀，不张扬他妙笔修改后的金句，总是把文章闪耀的光芒留给作者本人，先生的谦逊与宽厚我由衷敬佩。

先生一生两翼，文学与书法都享誉三晋。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从事文学评论写作，曾在《火花》《山西文学》等省内报刊发表文学评论，随笔40余篇。1985年先生的文学评论《周宗奇及其短篇小说创作》获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先生担任过山西省作协理事，获过赵树理文学奖。先生的文学成就与文坛名望，对于我这样众多基层业余写作者来说，是求其一生也未必能达的。认识先生时，他已是名扬三晋的文化名人，而我只是一个部门的文秘，文化、文学只是

静静流淌的心间小溪。先生荣获赵奖时，我刚刚在《吕梁日报》文艺副刊发了一篇豆腐块大小散文《抛洒在故土上的激情》，在省刊《成人教育》上发表了报告文学《开拓，在飞翔的时代》。遂后看来，这两篇文章都还青涩，都还徘徊在文学的边缘。但让人费解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热浪翻腾时，先生却转身淡出文坛。先生为何在同期南天门后戛然而止步，不再登临玉皇顶，却自我流放于文坛名利场外呢？偶然有人问其原委，先生总是淡然一笑，一笑了之。先生虽然淡出文坛，但给予我的，却依然是文学与写作方面的点滴教诲。先生的点滴教诲，更多体现在对我文章的点滴修改中。先生偶尔谈及文学与写作，言语不多，但句句珠玑。他说：写作者要剔除故作高深的玄虚，搔首弄姿的自恋，求长求短的设计，要静下心来认真研究文章的本体，要在用词的准确性上下功夫。

与先生相识、相处的那些年，他既勤于政务，也潜心于书法。但对于翰墨，我如白丁，不敢妄言。翻阅先生书法作品，觉得占不了篇幅的自撰句、自作诗，更有情趣与雅韵，更有力度纸背的文学功底与生命体验。如：《书斋自题》不叹囊空叹腹空，齿稀嚼梦兴犹浓。健人良药唯钟爱，一角书棚两树松。因不忍消费先生的宝贵时间，近些年我与先生交往的频率渐渐少了，但一直能感受到先生的温度，先生生前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我、关心着我。先生对我的关注与关心，深藏在赠与我的一条幅与题字中。

癸巳年（2013年）夏月，我正被冗杂的政务困扰着，先生题字：博览覃思。遣长子武奎专程赠与。凝视之、默读之，我心潮涌动，眼睛湿润。一纸题字，是肯定，也是鞭策，用先生的题字，反思自己的过往与当下，我从沉醉中苏醒，捡起丢失的文笔与时间的碎片，重新上路。

己未年（2023）孟夏，退休赋闲的我，拜见了久违的先生。先生与阿姨热情相迎。阿姨端茶递水，先生随即赠与我一幅早已写就的条幅，说这一首吴宓的诗，是专为我写的。吴宓诗云：云烟过境皆幻，文锦织成便不磨。默请先生的题诗，我心中掠过那些年辜负了大把时光的愧疚。斯时，我与吴宓同感，人生中